

知味录

◎林震声 著

想着，想着，竟也明白了一点，
原来人世间的许多酸甜苦辣都是事后才品出的。
所谓《知味录》，即缘于此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知味录

◎林震声 著

想着，想着，竟也明白了一点，
原来人世间的许多酸甜苦辣都是事后才品出的。
所谓《知味录》，即缘于此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味录/林震声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7. 4
ISBN 978—7—5396—2608—6

I. 知... II. 林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8428 号

知味录

林震声 著

责任编辑:马晓芸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星火印刷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7.875

字 数:160,000

版 次: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—7—5396—2608—6

定 价:16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人是很奇怪的,就说我吧,退休前总盼着闲,等到退休了,却又羡慕起忙来了。足见,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”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。

然而,毕竟是老了,老了就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去过闲适的生活。当然,这也不是说就不可以干点什么了,但前提是要适合自己,并能使自己从中获得快乐,切不可太功利了。

我的视力极差,除了非出去不可,一般都是待在家里管孙女。所谓管,其实也就是与孙女一块玩,一老一小,玩得倒也有滋有味。后来,孙女随她父母出国了,这让我好生无聊,但不久我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玩法,这就是一支烟,一杯茶,坐在沙发上想过去,想到有意思的地方,便伏在桌上借助放大镜将它写下来。这有点像唱卡拉 OK,不为娱人,只在乐己。由于写得随意,不知不觉竟也积下了厚厚的一叠。

朋友看了这些文字,戏称我的眼睛是长在后脑勺上的。说真的,我倒不是不想向前看,只是前面挂着的苹果太高,我再努力地跳,也是摘不到的,与其看着眼馋,还不如背过身去想过去吃过的苹果。想着,想着,竟也明白了一点,原来人世间的许多酸甜苦辣都是事后才品出的。所谓《知味录》,即缘于此。

序是介绍、评述性质的文字,本该请人写,这才客观。但如今扯大旗当虎皮的事情实在太多,即便不是,也会被疑是。为了避嫌,我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写了。我写的序有点像饭店门前站着的门童,除了当样子,便是开门说“请”,还能怎样呢?

最后,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沈孟如,她是我每篇文章的第一位读者,她不但指出了许多不妥让我改正,还为我做了大量琐碎细致的工作。我还要感谢徐冲、孙旭升、苇白、黄德义等众多好友,如果不是他们的鼓励、督促,我是不会写得如此有兴致,有结果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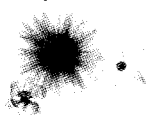
林震声

2006年6月18日于杭州

「知味录」

ZHIWEILU

林震声 * 著



目录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序 /001 | 嗜酒的姐夫 /079 |
| 回首夕阳红尽处 /001 | 干爷 /084 |
| 我的小学 /010 | 流水线上 /090 |
| 初为人师 /019 | XY 行述 /100 |
| 啊,临平 /024 | 君山纪事 /109 |
| 荒诞岁月 /029 | 光脚 /117 |
| 风雪四明山 /040 | 阿 Q 梦传 /127 |
| 搬家 /047 | 安镇 /131 |
| 我想有个书房 /053 | 庐山忆 /138 |
| 老徐 /058 | 西风残照 /142 |
| 魏尔逊 /066 | 临潼琐忆 /147 |

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台湾吃茶小记 /153 | 关于我的眼睛 /195 |
| 西湖：西子们的西湖 /155 | 在家管孙女 /199 |
| 西湖之忧 /158 | 人物妄说 /203 |
| 西湖醉语 /160 | 打了老虎之后 /212 |
| 孩儿巷旧事 /164 | 男人语录 /215 |
| 门儿布、豆儿鬼和瓢儿菜 /167 | 叮咛篇 /219 |
| 欸乃一声山水绿 /170 | 读画断想 /223 |
| 青山也有白头时 /174 | 人生的危机 /228 |
| 想到了死 /179 | 高考、竞争与课业负担 /234 |
| 说忙道闲 /184 | 从吕伯奢全家被杀说开去 /237 |
| 风筝二题 /189 | 也说红楼、三国 /240 |
| 唉，又是主题 /193 | 后记 /245 |

回首夕阳红尽处

抗战时，我们全家逃难到大西北。

那是个偏僻的小镇，其格局大致与“下”字相当。一横是贯通东西的路，一竖是南北走向的街，而那一点则是个很大的黄土丘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庙山”。

也许是黄土丘的风水好，民居大都建在它西面的坡地上。黄背景下，斑驳的墙，灰黑的瓦，再穿插以古槐、枣树，看上去十分的壮美。

我家在“下”字一横的收笔处，有点“西伯利亚”的味道，但正像一首歌唱的——“门前一道清流，夹岸两行垂柳”，算是“江南人家”吧。

从一岁到八岁，我就生活在这里。这里是我生命的源头，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地方。

过去读“回首夕阳红尽处，应是长安”（宋·张舜民《卖花声》），总以为是写景，其实，它是对故乡的缅怀。这认识始于一次登高望远。那是个傍晚，夕阳只剩下最后一点红光，就在这时，眼前蓦地闪出我日思夜想的那个小镇。我马上想到了“……红尽处，应是长安”，想必诗人站在岳阳楼上，眼前也曾出现过长安吧？然而，那毕竟是一种幻觉，也正是思乡时让人备受折磨的地方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小镇在我记忆里不是模糊了，而是越来越清晰，“回首夕阳红尽处”，它就在眼前，是那样地真切，又是那样地生动。

—

离家不远，有座凌空架在水渠上的磨房，它下面有个平放的大木轮，轴连着上面的磨，水从斜立着的木槽里冲下来。木轮转了，磨也转了。我家门前那道“清流”便是从那里流过来的，我们叫它“磨渠”。

我几乎每天都要到那里看一看，看木轮上溅起的水花，看木轮下变幻着的旋涡。我还踮起脚尖扒着窗台看那个头发上、眉毛上蒙着一层白的人如何磨面，如何往咕噜咕噜转着的磨里加料。每当这时，便有一个胖老汉从磨房里走出来按着我的头说：“这娃咋的，有啥看头么。”我不理他，还是看我的，不看够是不会走的。

天热的时候，磨渠里整天扑腾着一群光屁股的孩子，我自然也在里面。扑腾累了，便站直了身子在岸沿上找那种又酸又涩，略带点甜味的小红果吃，若是见到了大蚂蚁，必定要将它弄到一片树叶上放进水里，看着树叶一起一伏地漂远去，我想那蚂蚁是很舒服的。

在水里待久了牙会打战，这时便爬上岸去和泥捏小人玩。我捏了许多，并把他们排成队列，然后命令道：“立正，齐步走！”一个孩子扭过头来看看说：“腿都没有，还齐步走呢！”我不服气了，说：“你捏的不是也没腿吗！”他说：“我可是在做馍馍，你见过带腿的馍馍吗？”我气得把所有的小人都团成了一团，用胳膊肘在上面压了个坑，然后翻过来使劲地往地上摔去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就像放炮，我神气地叉着腰问：“你会吗？”

住在庙山上的人家每天都要赶着驴下山到磨渠来驮水，有一



一壶好茶，一本好书，

偷得浮生半日闲……

次，驴在渠边刚卸下桶，一个孩子便使劲地在它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那驴一迈前腿，掉进了水里。水不深，本来没啥，但被水一激，翘起尾巴拉上了，驴粪蛋扑通扑通地掉到水里，漂了一大片，这可让孩子们高兴死了，他们笑着、叫着、跳着，简直像炸了锅。这让驴的主人来了气，他大吼一声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些驴日的，都闹腾个球！”孩子们都吓跑了，远远地站着看。等那人把驴拉上来蹲着吸旱烟时，拍驴屁股的孩子便领着大家喊：“驴日的，狗日的，生下个娃娃是谁的！”

过去，我常听大孩子这样喊，什么意思不知道，虽然还不知道，但我喊了，我觉得我就是大孩子了，因而很自豪。

二

出家门，过小桥，往西走，再往南拐，便是街了。说是街，其实也就是几家卖杂货、卖牛羊肉、卖中药的小店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铁匠铺，一个客栈。

铁匠铺在街的最南头，它不但打制农具、刀剪之类，还兼钉马掌。炉火整日旺着，叮当声不绝于耳。我隔段时间便要去那里看打铁，我特别佩服那个抡大锤的少年，不但下锤狠，而且落锤准，看着一块烧红的铁在他的锤下一点一点地变成一把镰刀、一张犁，实在是很有意思的。我想，等我到了他那样的年纪，我也要去打铁。

客栈在街的最北头。门前挂着个退了色的红灯笼，墙边斜靠着两个破车轮，四周没有别的房子，净是些杂草和长得很丑的树。每次经过那里，我都想进去看看，但我怕，我怕那是黑店，因为它很像大人讲故事讲到的那种黑店。

街上很少有卖小吃的，我只记得铁匠铺对面有个卖凉粽子的。那卖粽子的人眼睛很大，剥起粽子来，眼睛凑得很近，还不停

地舔着嘴唇。他把剥好的粽子放在盘子里,然后打开一个罐子,舀上一勺蜂蜜浇在上面。人家吃完了粽子,他便把筷子、盘子舔得干干净净放回原处。当地人吃了饭有舔碗的习惯,但那是舔自己的,舔别人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
这是平时的街,要是早集,那可就热闹了。天还没亮透,街两旁便摆满了摊子,来赶集的大多是头上包了白手巾的汉子,不过,逢大集时,也有大姑娘、小媳妇,甚至还有迈着小脚扭的老太太。

这里卖东西不兴吆喝,那些摊主都是咬着个小烟袋蹲在那里,仿佛姜太公钓鱼,就等愿者上钩了。但一个从西安来的卖针人却让他们开了眼,原来,吆喝竟也会有那么大的威力。那人摊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针,大到缝棉被的,小到绣花的,吆喝出来一套套的,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:“钉底子,纳袜子,八九月里穿辣子。”他还有手绝活,吆喝到哪样针,伸手一捏,便是五根,然后往木板上一甩,那针根根立着,而且齐刷刷地排成一行。这可把在场的人都给看傻了,那些平时舍得买烟叶、买烧酒,就是老忘记给媳妇捎上根针的,现在掏钱了,这可不是买一根两根,而是一小包包。卖针的人收着钱,还一个劲地吆喝:“花钱不多媳妇夸,说你心里想着她。”

三

杨老太爷是前清的秀才,在那样一个小地方,自然算个人物。他懂医术,但不以此为业,若是有人求上门来,他便望、闻、问、切一番,然后写个方子让你抓药去。不说小病,以大病为例,看不好,那是你的命使然;看好了,能不是妙手回春,华佗再世么!

每年正月初五,母亲都要带上我,带上礼品去给杨老太爷拜年,因为他给姐姐看好了伤寒病,这也是知恩图报嘛。

礼品是早就托人到县城买的,那是两个黄颜色的木匣子,外面



一壶好茶，一本好书，

偷得浮生半日闲……

贴了印有吉祥图案的大红纸，至于里面是些什么，我就知道了。

杨老太爷家在杨家台，大门外有棵老槐树，院内种了葡萄、石榴之类，还有石桌、石凳。走进他的房里，迎面墙上挂着松鹤延年图，下面是条几和八仙桌，而他，则盘腿端坐在左手的大炕上。

他下巴上有撮白胡子，略显有点胖，见我们进去，便微笑着说：“难为你们还记着老朽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接着便对着窗子喊，“上茶。”

立刻便有个女人进来，她端了个托盘，那上面放着一个很小的黑陶罐，两个比酒盅略大的碗。她将陶罐放在铜火盆上，不一会便开了。她先倒了碗递给母亲，又倒了碗放在杨老太爷身边的炕桌上。

来的路上，母亲再三交代我要有规矩，我只得规矩地坐着，但实在无聊，身不由己地便扭动起来。杨老太爷说：“孩子嘛，哪受得这拘束，还是放他出去玩吧。”母亲说：“既然杨老太爷说了，那就去吧，不过，可不能闯祸。”我应着出去了。

我先是挖墙角下的残雪玩，后来又爬到石桌上往下跳，实在没啥玩头了，便去看刚才送茶的那个女人揉面。只见她使劲地揉过来，揉过去，总也揉不好似的，最后她拍了拍面，算是宣布大功告成。于是她开始擀面，擀好了不切，却去扫地，扫完了地，便将那擀好的面往地上一摊。我感到奇怪，便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接地气。”接地气？我更不明白了，正想再问，她出去了。

过了一会，她走进来，手上端着个盆，我闻到一股子酸臭气，我问：“这是啥？”她说是“浆水菜”。这时，母亲叫我了，我只得回去。母亲见了我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”杨老太爷马上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？大老远地来，又是过年，吃了再走。”母亲推托不了，只得留下。

我坐着正打哈欠时，女人端上三碗面来，杨老太爷说：“吃东西讲个稀罕，你们外乡人吃过这东西吗？怕是没有吧？这是特地为

你们做的。请，请。”

我心里想，不就是面嘛，谁没有吃过，但吃了几口便觉得与平时吃的不同，它有拧性，有嚼头；酸，但不是加了醋的那种酸，特别是菜，又鲜又嫩又脆，十分爽口。我问母亲：“这是啥菜？”母亲正迟疑着，杨老太爷说：“这是地里挑的野菜，放在缸里，加上些面汤汤，闷上一些时日就叫浆水菜，用它做面就叫浆水面。”

自从吃了浆水面，我便老想着去给杨老太爷拜年，说真的，现在都想。

四

米儿是个小女孩，由于年龄与我相仿，又住在一个院子里，所以总在一块玩。

米儿喜欢搬个小凳让我坐在一边看她做饭，当然，这是假的。她在砖头上切菜，在支起的大瓦片上炒菜、烧饭。做好了，便用小瓦片盛了端给我，“趁热吃吧。”我于是吃，还故意发出吃的声响，她则站在一边问：“好吃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吃。”她便满意地笑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。

老这么玩太没劲，我回去拿了把木头刀来，说：“米儿，咱们玩官兵捉强盗吧。”她不做声。我又说：“你当强盗，在前面跑；我当官兵，在后面追。行吗？”她还是不做声。我有些来气了，举起刀大声说：“你跑不跑？不跑杀了你！”她看看悬着的刀，闭上眼，我便“嗨”着劈了下去。她“哎哟”了声，几乎要哭，说：“不跟你玩。”转身回家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来了，手里拿着个烤得香喷喷的玉米棒，问我：“吃不？”我伸出手去，她便抠了一些玉米粒放在我手里，我把全塞进了嘴里，又伸出手去。她说：“吃那么快，不给你了。”不给？看你给不给，我夺了玉米棒便往大门外跑，她在后头追着喊：



“给我，给我……”我看她追出了大门，便又往回跑，跑进大门，便把大门关了。她在外面叫着敲门，我不理她，只管啃玉米。等玉米还剩下一点点，我开开门说：“给你，谁稀罕！”她看了看我手上的玉米棒说：“俺不要了，俺再烤去，烤个比这还大的。”

一天，我的几个姐姐突发奇想，要我和米儿扮新郎、新娘拜天地玩。她们给米儿又是搽粉又是抹胭脂，还给她后脑勺上梳了个发髻，插了花。这些都做好了，便让我们磕头，入洞房。

米儿本来对我就好，自从拜了天地越发地对我好，老是跟在我屁股后头。有一天，我要去街上看打铁，她也要去，我说：“走在街上，后头跟个女娃多不好，不行，不行。”说罢我就走了，可她跟在后头，我骂她、吓唬她都不管用。快到街上了，她还是跟着，我火了，便打她、踢她。她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说：“咋就不让俺去？俺不是你的媳妇么？你打吧，打死俺也跟着去！”我说：“谁是你男人？我才不是呢！”她抱住我的胳膊使劲地摇，“是么，是么，就是么！”

……

真没有办法，只好让她跟着。

米儿的爸抽大烟，地卖了，家里能卖的也都卖了，她妈成天躲在家里哭，还跳河寻过死。但这些米儿从来都不说，有时还说她爸好呢。

抗战胜利那年，我们离开了那里，后来听说米儿十二岁时被她爸卖给了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当老婆，再后来就不知道了。

五

除了吃饭，睡觉，家里很少见到我的影子，母亲说我玩野了，决定送我上学去。学校嫌我年龄小，说“不急”。母亲说：“怎么不急？再大了，心就收不回来了。”就这样，我成了一名不在编的小学生。

学校里规矩多，不能乱说乱动，但总不能不让乱看乱听吧？我

把老师们想象成庙会上唱戏的，跳大神的，这一来，我便可以由着性子随便看，随便听了。

校长每天都要在晨会上讲话，他站在台上尤其像唱戏的。他的额头很宽，下巴很尖，耳朵向前掬着，只是眼睛大了些，否则就是个站着的大老鼠。他讲话从头到尾都是训人，训了还问：“是不是？”若是台下无人答“是”，他便吊高了嗓门再问：“是不是？”台下“是”了，他才接着继续训。

所有的学生都怕听到“校长叫你去”，但凡听到的，第一反应便是对着手心唾唾沫，然后下死劲地搓，因为去了后，十有八九是要被校长打手心的。

那是一根打磨得很光的细竹棍，校长拿着它只一晃，学生便将两手伸出去。伸出去的手往往不合校长的意，他只能皱着眉头用竹棍拨来拨去的调整，等合意了，他才扬起竹棍，以闪电般的迅捷猛击下去。随着一声惨叫，学生的手心上立刻突起了一条红痕。

被校长叫去的，除了极个别的“好汉”，大都是哭喊着求饶。求饶声散开去，听到的无不心惊肉跳。

学生们背后叫校长“烧鸡”，叫时，大有将“烧鸡”撕碎了塞进嘴里的快感。所以，我至今还记得校长的名——李绍基。

正像时下的追星一族，我那时也有心中的偶像，这便是贾老师。贾老师经常穿一套合身的黑中山服，走起路来挺着胸，腿迈得很开，臂甩得很高，就跟经过检阅台似的。我很羡慕他的威武，还学着像他那样走路。

但高年级的学生并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说他“连关在笼子里的兔子、鸡有多少脚都搞不清，还神气个球！”我不服气，扯着喉咙与他们争，有个比我高不了多少的学生搂住我的脖子说：“小东西，你会解‘鸡兔同笼’的算术题吗？不会吧？那你还争个球！”我用力将他推开，转身走了。身后有人笑着说：“还是个没毛的娃么。”

张老师的年纪最大，胖胖的，笑咪咪的，就像一尊弥勒佛。



冬日的午后，他喜欢晒着太阳看书。他面前放了一张桌子，上面有毛笔，磨好的墨和一叠毛边纸。若有学生写字需要仿影，他便马上取笔、摊纸。

他写字时，四周总有许多学生围着看。他每写一个字，便将头歪来歪去地端详一番，等一张写完了，他站起身后退一步，将头歪来歪去地再端详一番，这才说：“拿去。”于是，那学生便像得了圣旨似的将仿影举在头上，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去。

张老师看书时，身子坐得很正，拿书的手一直伸出去，支在桌沿上，另一只手则平贴在大腿上。这架势让人联想到关云长夜读《春秋》。

太阳暖暖地照着，他的脸油油地泛着红光，若不是嘴在动（他不是看书，是不出声地读书），眉心时不时地隆起个疙瘩，你会以为他端着架子睡着了。

张老师不善言辞，仿佛就会写字、看书。说来也怪，学生们也都喜欢写字、看书，尤其是写字，只要有空就写，即便是很冷的天，砚台里的墨结了冰碴碴，还是一面用嘴哈着一面写。这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与上劲，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气，一种氛围。

还有两位老师，他们是流亡学生，是要去兰州的，所以只是流星般地一闪便消失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却让我们知道了飞机、大炮、杀人、放火……还教会了我们唱歌，让死气沉沉的学校为之一震。他们教的歌我都会唱，只是歌词有些不明白，比如“风在吼，马在啸”，我就弄不懂马怎么会“笑”呢？

因为不在编，学校没有发给我书，也不让我做作业，更不让参加考试，拿今天的眼光看，无疑是虚度年华。但我觉得那半年比以后的任何半年收获都大，因为我在不经意间学会了观察，学会了思考，这似乎比什么都更重要。

我的小学

抗战胜利后，我家迁到了徐州，也就是在那时，我开始读小学。我读的第一所小学叫牌楼镇小学，上学要过一座架在黄河故道上的木桥，木桥又窄又长，走在上面就像走在一根悬空的带子上。过了木桥，迎面是座高大的牌楼，牌楼右前方放着一头铁铸的卧牛。听大人们说，若不是牌楼镇着，眼前这条河还不定怎样地兴风作浪呢！牌楼两边是商店，环牌楼四周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摊，有卖鸡鸭鱼肉的，有卖瓜果蔬菜的，有卖瓦盆水缸的，有卖热粥油条的，还有算命的，拔牙的，割鸡眼的，吆喝着能治百病的。

绕过牌楼，后面横着一条小街，向左拐进去，路边的高台上便是我们的学校。

校门不大，也很普通，但围墙上写着的“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”八个大字倒是挺醒目，挺气派的。拾阶而上，校门内的左面是个四合院，那是四、五、六年级的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；右面是个不大的操场，它三面临墙，一面是一、二、三年级的教室。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在最里面，与厕所为邻，不但闻得到臭气，还有大群苍蝇光顾。

给我们上课的只有一位姓刘的女教师，她站在讲台上，下面只要有一点声音，她的细眉毛便挤在了一起，这时，一准会有一两